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四十八回 圓大夢賈府成婚 閱新書或人問難

寒冬易過，到了除夕那夜，小釵等在上房分過了歲，四人依舊聚在怡紅，坐談守歲。忽見一枝大樺燭開著個大燈花，一莖五穗，光彩異常。彤霞說：「這是五位新娘的佳兆呢！」小釵道：「安知不是我們眼前五個人的吉光？大家來聯句罷。」各人就寫將出來，聯成一律。

喜事真須燭下牽，鈺燈花消息早先傳。
三更豔吐華釵裡，彤五朵爭開繡榻前。
蓮蕊有人你浪翫，友蘭膏無煩莫煩煎。
明年明日春光好，妙徹夜流連不忍眠。

次日是丁巳年元旦，小釵正交十六歲。隨著祖父、哥哥五更上朝，倭王是上年臘月到京的，也隨班入朝。朝賀已畢，皇上敕欽天監揀定正月十五元宵上上吉日，賈府五位新人同日完姻。申時發轎，酉時到園，戌初拜堂，戌正合巹。賈政回家說了，王夫人道：「恰好是他夫婦兩個的生日，巧得很。」過了初三，林、梅、薛三家都來接女兒回來，倭王也來接續到賓館去。淑貞的賜第早已完工，那候府的官員家丁太監通來請示，那日進府？五姐妹就約定了初五日一同回家去。

那北靖王也揀了十五日來薛蝌家迎娶。何閣學因為親家馬龍蒙四女將保奏升授總兵，現叫他兒子馬在垻進京就婚。他就選了十五日東廳中贅女婿，西廳娶媳婦，和兒子友白成婚。茹家聽得高興，也揀了十五元宵，來賈家迎娶，四人也約初五日回家去。小釵再三款留，說：「太太叫我十三上燈日搬往新房，你們四位再在園裡伴我幾天。」四人就應許初十日一同回家。

到了初五，小釵送了五位新人上轎，回到園中，進怡紅院。

正和彤霞們四人閒話，只見一個老婆子笑嘻嘻進房來，說：

「大爺今兒個請了北靖王的世子，何家的少爺、姑爺，還有茹家的少爺，四個新郎在西廳喝春酒。問二爺要去見見他們不要。」

小釵說：「我不去見，只在後軒屏內和四位姑娘同去瞧瞧他們罷。」四人害臊，不肯去。小釵硬硬扯了他們到西廳後軒玻璃屏裡瞧了一會。其中品貌第一算何友白，竟和友紅不差什麼；第二算北靖世子，小茹也還去得；獨有馬在垻雖是個文生員，卻有些糾糾武氣，眉眼也生得粗俗，舉止也不很舒泰。友紅暗暗的心中很不舒服，趕著就回園來。

小釵笑道：「四位瞧得樂不樂？這會子別裝腔害臊，快得很了，不過十天，就要鑽進小肚子去了。」眾人都亂啐，小釵又笑說道：「北靖王世子先娶了個風癱女人，弄得不爽快，如今見了這樣千嬌百媚鮮龍活跳的姑娘，只怕脫衣衫也等不及，先要扯下褲兒嚐嚐滋味哩！這馬在垻是武將家風，一箭直透紅心。何友白為著姐姐被人欺侮了，沒處出氣，正把那新娘來擺弄個難，才好解解他胸中的忿。那小茹兒近覷了一雙眼，把腦袋都黏到腿縫裡去瞧那趣話兒呢。」四人聽了各把手在小釵肩上亂打，彤霞說：「你別笑話人，我想當年關夫子過五關何等容易？你的第一關就有些難過：腐謏諷的道學先生，怎樣去招惹得他？」妙香說：「不難，只須通句文，說道：『王妃請開尊腿，待本藩鞠躬而進之。』」他回說：『儂非為好色而然也，為君家綿祖宗嗣續而然也。』這就好過關了。」佩荃說：

「二、三兩關很好過，只消喝聲：放馬過來？便好交戰了。倒是第四關恐怕有些倭不清。那第五關越發難纏，隔窗張了一張，就寫著稟帖訴苦。若是碰著了他的身子，必定長篇累牘的冤單訴呈，王府裡外都要貼遍了。」小釵笑著也把他們亂打。鬧不幾天，已是初十日，各家通差轎馬來接了，五人依依不捨，沒奈何只得硬著心，灑淚分散。不提。

且說賈王府共是七進房屋：前三進是三重殿，四進到七進通是並排五個院落。每院是五開間的正房，餘外零星耳房、小屋，不計其數。賈政夫婦在第七進做房，李紈、寶釵在第六進，蘭哥夫妻就在李紈旁邊的院子裡住。小釵新房做在第五進，恰好五個院落做了五處新房。到了十五日申正，同時發了一式一樣的五乘十六人抬的珠燈結綵花轎。扣准洋表，五轎同進門來。

正交西正，通在第四進榮禧堂前停下，舜華轎居中，碧、縵在東，藹、淑在西。待到戌初，小釵出來和舜華並排站在中間毯上，碧簫等四人略退下一步，分立兩旁，隱分個嫡庶的意思。

同拜過了天地神明，一個個牽絲入房，逐一飲了合巹杯。自然先和舜華好合，以下挨次同食共樂，只消五夜工夫，把那嫩蕊含葩都開成了花朵，其中鸞顛鳳倒，美滿恩情，不須絮說。至於完姻那日，一切儀文禮數的繁華富貴，眾親友的相幫熱鬧，書上也講不盡。只用兩句俗語說的，王府裡做親大來大往，也就好該括了，不必更瑣碎了。

於是蘭臯主人擱筆而笑，不復再續。客有款門而請者，曰：

「《紅樓夢》續至此，遽可盡然止乎？」主人曰：「是書之續，原為草石姻緣前生未遂，未免尚留餘憾。今既遂願矣，不止何待？」客曰：「稗乘小說，強半子虛，然亦必有時代可稽，如《西遊記》托之唐，《水滸》、《金瓶梅》假諸宋，此則竟無年代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此書凡例悉宗原書，原書既不敘及，安用添此蛇足？然其稱金陵為南京，升羅定為州，而領以二縣，當在明永樂以後，萬曆、天啟之間耳。且其迭稱武備廢弛，文體不振，非明末之弊而何？」客曰：「前明季世，倭寇方橫，曾未一加懲創；而茲顧反言之，不太誣否？」主人曰：「正惟倭奴肆毒，中原受其凌藉，故書意若曰，安得有若而人者，出而痛加剿戮，使之躬率妻子頓顛闕廷，且留其女以為質。夫而後上申國憲，下快人心也。」客曰：「是固然矣，第原書概用北語，而此則雜以南音，何歟？」曰：「賈園諸人雖流寓北都，實皆籍隸建康，莊獄置身不忘土音之操，理當然耳。」客曰：

「原書名《紅樓夢》亦稱《金陵十二釵》，此果符其數否？」

答曰：「符。舜華、碧簫、藹如、縵玖、淑貞、優曇、曼殊、文鴛、彤霞、妙香、小翠、友紅合之適得十二。」客曰：「玉卿、佩荃何以不與？」曰：「一生維揚，一長北直，非金陵產也。」客又曰：「物之貌美才優，自應共尋佳夢，何以淡如淫，瑞香夭，玉卿寡而有玷，作者何所惡之而為此偏詞哉？」曰：

「非偏也。譬則梨園子弟，生、旦、淨、丑缺一不可，是書之有淡如、瑞香、玉卿，猶金瓶梅之有潘金蓮、李瓶兒、林太太也。」客默然有間，則又發難曰：「十一、十二歲作帥克敵，尚曰默有神助，不專己力。至優曇姐妹以十一齡女孩居然應詔金門，首標蕊榜，繡調姿稟朦人，究未免口寸而失實。」答曰：

「人之賦質奚啻千百倍蓰？即如白香山，生甫七月，能識『之無』二字；劉宋時謝莊年七歲、唐時劉晏八歲、李泌七歲，均以童卯召對御前，九重稱賞。此皆載在典冊，信乎，不信乎？」

曰：「然則何以不敘其入宮冊立，而竟置之不論，何也？」曰：

「是書以舜華、小釵為乾，餘皆枝也，蔓也。舜、釵既已完姻，尚且不止，而轉以冊立儲妃作結，是則喧賓奪主。」至客曰：

「草石成婚，既屬書中正旨，自宜爾見縷細敘。乃於其親迎之禮則略之，轉不如登壇授印之祥；於其新歡之夕亦略之，轉不如玉卿等私合之詳；而且既婚之後，有無生子，竟未嘗贅及一語。毋乃詳略失當歟？」答曰：「授印異數也，故詳敘以彰其榮；迎娶常事也，不妨略。苟合私情也，故詳述以揚其丑；燕爾公情也，胡勿略？憶餘曾戲集四書語，作新婚聯云：『此一時赧赧然，強而後可；出三日，洋洋乎欲罷不能。』諒彼五美情態，大略如是，詳之無所用其詳耳。至於娶妻生子，子復生孫，瑣瑣寫來，雖數百回亦不能竟，不且空勞辭費哉？」客曰：「然。雖然吾聞昔人有三夢芻狗，而占驗各異者，夢兆於因也。是書以夢名篇，二乾說夢，故其游青埂化草石，則小釵與舜華同夢；授飛刀讀天書，則碧簫與小釵同夢；他若淡如之不得列於金釵也，則夢；小翠之心懾

於野豬鬼也，則夢；小鈺之生也，則寶釵夢；優曼之生也，則婉淑夢。獨瑞香以感夢而死，臨終嗟悔，執手拳拳，梅下孤墳令人有美人黃土之歎。恐世有好事者，又將續此《紅樓續夢》矣。」主人莞然笑曰：「玉環再世，中郎後身，十地茫茫，輪迴無已，天下有情眷屬，安知非前世姻緣？願其續也，聽之；其不續也，亦聽之。餘實不能再耗筆墨，為若輩癡情兒女，一一了此未完私願也。」客無以難，則唯而退。

主人曰：「噫，書雖已止，韻尚有餘。爰取園中諸美，綴成長律一首：

夢入紅樓夢轉賒，續將前夢等搏沙。

石經冶煉蜚蛙彩，小鈺草沐涵滋茁露芽。

舜華脫手神刀光閃閃，碧簫聯飛金彈影斜斜。

藹如蒼茫雲海辭宗國，纈玖潦倒烽煙失故家。

淑貞綺閣豔才魁蕊榜，優曇林嘉種厭苔華。

曼殊紋舒錦翼天然麗，文鴛佩結奇馨分外加。

佩荃佳氣氤氳燻麼耨，妙香芳名璀璨蔚朝霞。

彤霞魔生翠幌珠含顯，小翠塵染藍田玉點瑕。

玉卿三益故應盟絳萼，友江一何處弔梅花。

瑞香脂銷北裡悲遺掛，瓊蕊蜂繞東籬看鬧衙。

淡如情思綿延真復幻，功名鼎盛大非誇。

三千粉黛都無匹，十二釵瑣不厭奢。

蕉底鹿埋殊尚，槐邊蟻聚鎖紛拿。